向你请教一下。我拜读了你的各种大作之后，把没有看懂的地方开了一份清单，共收集了六十七项……

乔美娜　（惊愕）谁提供的材料？谁要你收集的？

徐定远　请安静地听一听。七八建字二〇六号报告申请建设银行拨款一万八千元购买救护车一辆；二一五号报告转入资产登记变成了供日本专家使用的交通车；二三二号报告又提出要长期租用客运公司一辆旅游车给日方人员专用。奇怪的是，变了几个戏法之后，这辆本来专给工人救命用的所谓救护车，原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把一万八千元拿去给局长办公室买了一辆专为头头脑脑游山逛景的旅游车！又是同一个报告人，二月份和烟台水产储运公司协议，借用本市支票十三万四千元套购短线汽车配件。而烟台方面将一千九百斤大对虾以腐烂变质价，当作饲料卖给马头公社农机厂，每斤售价只有半分钱。这批对虾后来供应给副食商店的批发价变成了每斤两块一毛二。这个社办工厂的厂长是顾主任的七小姨，蔡金祥的七妹蔡金美。洽商代表是乔美娜！还有一份评比大庆式企业的总结，其中有三十六处……

乔美娜　（把清单抢了过去）大惊小怪！有办公室的公章，有合法的手续，公对公，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你们想干什么？我一分钱也不要，我父母亲每月加起

来三百八十元工资，在这条街上是冠军，还没算我自己的四十块另两碗粥！

徐定远　姑娘，你知道不知道，你正在犯错误？

乔美娜　（并不示弱）先生们，你们是在跟我闹着玩吧？

杨少达　我干脆换一个你比较容易接受的说法：你正在积极而自觉地伙同别人犯罪。

乔美娜　你们两个人的神经都有点不正常吧？象这样的交易也不过是正常的业务活动，司空见惯！

徐定远　（严厉）没有查出来的不算，查出一个是一个，就是犯罪！让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你一分钱不要，为什么要用卑鄙的手法，去破坏国家的经济法规和管理制度？

乔美娜　（争辩）哪一点卑鄙？哪一条犯罪？即便是走了几段曲线，给协作单位和自己的职工谋点福利，也不过是约定俗成，法不治众！

徐定远　（痛心）自己神经不正常，倒说别人是不正常；明明是用卑鄙的手段违法乱纪去坑害国家，却叫做正常业务活动，司空见惯！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多么奇形怪状的产物！姑娘，你有没有想到，就在你的合法手续的掩护之下，一些寄生虫和骗子手正在混水摸鱼，悄悄地打开人民银行的保险柜，把成捆成捆的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而另外一些满口马列主义的正人君子们，又把人民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送进炉子里烧得一干二净！

〔乔美娜难堪地埋头不语。

徐定远 （一片赤诚地）一九七六年，你的那些青年朋友，包括杨少达，他们为了拯救我们苦难的祖国，流下了自己的热血，戴上镣铐郎当入狱。他们的英勇行动叫我们老一辈的人也要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也有另外一种青年人，他们养尊处优，麻木不仁，在我们壮丽的革命事业和时代洪流的面前无动于衷，甚至怨天尤人，自甘堕落！而我们老一辈的人没有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他们，去向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去引导他们及早地清醒过来，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姑娘，你是有权利责备我们的，是我们对不起你！我的痛苦比你更深……可是我希望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回过头来，回过头来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共同的语言吧！

杨少达 （正告）乔美娜同志，我们同情你在精神上的痛苦，可是也必须向你指出，玩世不恭的人到头来是自暴自弃。你是在报复你自己！用交易所的投机手段去换取党票和官职是可耻的。这样来路不明的党票就象一块烧红的铁，它烫你的手，烧你的脸，让你睡不着觉，总有一天叫你付出痛苦的代价！这才是天上的浓云，地上的雨水吧？

徐定远 （拿起像片问杨少达）这个小姑娘她……

〔雷雨声。乔美娜掩脸抽泣起来。

杨少达 （将像片放回去，看时间）八点差一刻了，老徐，

咱们走吧。八点钟这个客厅里要来别的客人。

徐定远 好，我们告辞了。

乔美娜 （突然）谁也别走！你们倒省事，喝了我的柠檬水，吃了我的外国糖，留下我一个人，好不客气呀！我现在正式邀请你们参加八点钟的酒会。

徐定远 酒会？姑娘，明天我单独来拜访你，咱们继续吃外国糖，怎么样？

乔美娜 不行，今天我请定你们了，我非要看看这精彩的一幕，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杨少达 谁来这儿聚会？

乔美娜 顾家大院的土地爷。

徐定远 唔——今天晚上？（紧张思索而后决断）好，我不走了，我给你当服务员。

乔美娜 杨子，你也别走。

杨少达 （以眼色询问徐定远后佯应）你准备去吧，我不走。

乔美娜 （神情恍惚，凄然而笑）哈……你们以为我是胆小鬼吗？以为我象一根面条吗？敢当秘书就敢应付复杂的场面……（蓦然在徐定远的耳边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就这么办，我去烧开水了。（下）

杨少达 （困惑不解）你真的参加顾家大院的聚会？

徐定远 是的。

杨少达 跟灰色王国的皇亲国舅干杯？

徐定远 当然。唔——你现在可以走了。

杨少达　（愕然）我走？留下你一个人单刀赴会？

徐定远　小伙计，怎么胆小了！现在是二十世纪，不会有吃人生番把我宰着吃的。走吧，马上行动！回去以后守住那个秘密仓库，防止转移赃物，搜查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微型轴承。（拿出钥匙）这是门上的钥匙，这是防空洞口加锁的钥匙，拿着。

杨少达　（接过钥匙，披上雨衣，迟疑地回头）老徐，请你别忘了，隧道里的工人还没有脱离危险……

徐定远　（严峻地）忘不了。

〔杨少达下。风雨声渐紧，徐定远开始摆桌椅，拿抹布擦拭……

〔汽车停车声。顾世权、陈英立和蔡金祥携酒菜上。汽车声远去。

顾世权　你叫司机几点来接我们？

蔡金祥　十一点。

顾世权　是不是太晚了？

蔡金祥　不晚吧……

陈英立　（发现徐定远，吃了一惊）哦，老徐在这儿！

徐定远　恭候多时。请别见笑，女主人临时请我当一会儿服务员。

顾世权　服务员？这……这怎么行……

徐定远　不必介意，同志们请坐，我把酒菜拿去装一下碟子。（从桌上拿起罐头和塑料包下）

蔡金祥　（想去劝止）嗳，嗳……

陈英立　（惊疑不已）这位小姐怎么把徐定远请来了？

顾世权　还要当服务员，从哪儿说起呢？

蔡金祥　老顾呀，这里头有什么名堂吧？

顾世权　你们认为……

陈英立　（沉吟有顷）徐定远的来历非常可疑，拒绝提前报到，又不急于要求落实政策……周慧珍逃走的那天晚上，正好在他住的小屋附近失踪。第二天杨少达请了五天事假，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班，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蔡金祥　这个姓徐的跟曹寡妇的关系很密切，我刚刚在工地看见他们两个人在指挥部里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磨蹭了半天也不出来。

陈英立　奇怪了，难道局领导会在背地里派人给我们一刀吗？

蔡金祥　我们哪点地方对不起李伯平？他儿子跟外甥女结婚我们给了他一个大单元；旅游车归局长办公室长期使用；日本专家送给我们的全部礼物也都上缴归局了嘛。光是那一架米依达自动洗片照相机就值两千五百多块！

顾世权　（摆手制止，颇有自信）我看你们有点疑心生暗鬼吧。周慧珍不是畏罪潜逃吗？杨少达明明是跟咱们闹消极怠工嘛。局党委是信得过我们的，用不着胡思乱想。

陈英立　老顾，万一局党委并不掌握徐定远的底细，要是他

跟上头还有看不见的天线联系……明天检查团跟他一碰头，提起周慧珍，提起微型轴承，提起挖掘机并不存在不适合地质条件的问题，咱们可就赶在坎儿上了！

顾世权 （心烦）这些问题呆会儿研究一下……

蔡金祥 （反问）咱们就当着徐定远的面研究吗？

顾世权 （气冲冲地）把乔美娜叫出来！

蔡金祥 （走近右侧，低声）小乔，你来一下。

乔美娜 （哼着轻快的调子，故作高兴的样子提水壶上）嗳，蔡老舅，劳驾拿杯子沏茶。左边第三格有好茶叶……

顾世权 （严肃地）丫头，过来。老徐是你请来的吗？

乔美娜 是呀，还有杨少达呐……嗳，（寻觅）小杨子哪儿去了？他怎么跑了！

顾世权 （重重地）你还请了杨少达?！

乔美娜 请了。

陈英立 （恼怒）谁叫你请的！

乔美娜 （神色诡秘）哦——我的朋友遍天下，不止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笑）凑合着点吧，赶巧了……

蔡金祥 撞车了！

顾世权 简直是胡闹！你知道有多少事等着在这儿商量吗？

陈英立 来，来，呆会儿你把他请走。

乔美娜 （故作惊讶）请他走？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陈英立 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乔美娜 他是无任所大使兼不管部部长，心理学家……

顾世权 （没有听清楚）什么？你再说清楚点……

〔徐定远端碟子上。询问中断，场面尴尬。

徐定远 来啦……请，请……（打开瓶盖）

陈英立 （进退两难）嗳嗳，我们自己来吧，自己来……

徐定远 别客气，都请坐下吧，坐下吧。（斟酒）

〔众人勉强入座，神情局促。

徐定远 （主动举杯）我是服务员嘛，理应由我先敬同志们一杯。请恕我冒昧，请教一下，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有什么值得庆贺的题目？让我也沾一点光，跟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哑场片刻。

陈英立 要说题目嘛，说起来话就长了……

蔡金祥 （戒备）也没有什么大的题目，食品厂送了点出口转内销的试用罐头……

陈英立 买的！

蔡金祥 对，买的！嘿……大伙儿一起解解馋嘛，吃点，喝点，营养营养。

乔美娜 （突然失笑）老徐同志，蔡老舅在蒙你呢！今天是蔡工和小陈借我的一方宝地请客。内部消息，陈英立同志任命为工程处的正式党委书记，代理那两个字是一去不复返了。

陈英立 （愕然）小乔！你……

乔美娜 还有哪，工程局批准第一批晋升工程师的名单里，

有我们蔡舅舅的大号。他下个月还要出国考察，发给五百美元外汇，买点洋货……

顾世权 （愠怒）不要随便乱说，名单根本还没有公布！

乔美娜 老徐同志也不是外人，何必瞒着人家呢？哦，今天晚上还有一件喜事，呆一会儿省电视台要播送一段新闻片，在座的各位领导都能上显象管。由乔美娜录音解说，声调优美，感情充沛……

陈英立 你今天怎么了，还没有喝就醉了！

徐定远 酒不醉人人自醉吧。

蔡金祥 是的是的。她自己也有一件大喜事，机关支部已经讨论通过，很快就要加入我们的先锋队！来，干杯吧！

乔美娜 （一愣）不，这一杯存着！

徐定远 （鼓励）姑娘，喝吧，为了你获得新的生命！

乔美娜 好，我喝！来，干！（一饮而尽）

顾世权 （霍然而起，虎视眈眈）既然老徐同志这样瞧得起我们，一定要敬我们一杯，我们领情了！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程处，一贯高举红旗，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全体职工干劲冲天，在困难面前没有含糊过，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先进样板。就凭同志们这样努力玩命，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不谋私利，我看，给点荣誉，提点职务，入团入党，也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吧！这一杯应当喝！

蔡金祥 （兴奋）说得好，有根有据！

陈英立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大好形势是靠我们自己打出来的！

乔美娜 （故意插话）机器坏了，就搞人工开挖；白天不够用，就改三班倒；不论刮风下雨，天塌下来也照样完成工程指标啊！

顾世权 这话说得实在！人工开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声）来，老徐，干杯，干杯吧！

〔顾世权、陈英立、蔡金祥三人举杯欲饮，情绪高涨。

徐定远 （神色沉重）等一等！这酒恐怕不能喝吧。你们听，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预感到一场可怕的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

蔡金祥 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你的意思……

徐定远 工程师同志，你不会不明白吧！我们刚刚在工地上都亲眼看到，七号峒室的挡土墙在强大的渗透压力下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状态！

顾世权 （不大经心地）老蔡，有这样的问题吗？

蔡金祥 （笑）这位老徐，纯粹是没事闹事！七号峒室我刚才亲自检查过，哪儿来的危急状态呀——没事！

徐定远 工地总指挥掌握的情况跟你说的正相反，她曾经三次请示处本部……

顾世权 这我知道。

徐定远 同志们，现在当务之急恐怕不是开庆功会，而是应

当立即下令停止工作，把人员撤出来！

蔡金祥 哎，女人都是耗子胆，你少听曹大姐念殃子！打雷下雨是在地道的外头，里边连声都听不见，还有八百六十丈远呐。神经过敏吧！

徐定远 不对！科学它从来就不承认伪造的解释。对人命关天的大事绝不应该存在侥幸心理！

陈英立 搞四个现代化想一点风险不冒，不大可能吧。老徐，你还不大了解情况，这是政治任务，明天有省的检查团要来，我们是全省第一批里的第一号待验收大庆式企业！

徐定远 （激动）仅仅是为了检查团，为了挂一个大庆式企业的金字招牌，而不顾工人的死活？！（向顾世权）顾主任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拿出共产党员的良心，拿出那怕只剩下一点点的阶级感情来，下令吧，把工人撤出来！

〔气氛紧张，顾世权脸色阴沉，木然危坐。

乔美娜 （微笑一下）老顾主任是要向工地发紧急指令吧？我去给你打电话。

顾世权 （冷笑一声，神态森严）我很想知道一下，老徐同志是从哪一条线？代表哪一个系统向我姓顾的发号施令？

陈英立 名义上是到这儿来蹲点，可是又还没有正式报到……

蔡金祥 老徐，你有上方宝剑吗？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

陈英立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听你的！

徐定远 （悲愤而惨笑）哈……多么可悲的现实呀。请问顾主任，假如我徐定远既没有通天的线，也不代表你所害怕的系统；假如我仅仅是一个无职无权的小人物，假如我认为自己最大的后台就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力量……你又作何打算呢？

〔静场片刻。

顾世权 （漠然一笑，拿出一份文件）这是局党委今天下午作的决定。

〔众人一愣。

顾世权 本来想明天再通知你的，既然找上门来……小乔，念一念。

乔美娜 （神色惶然，接过去，念）“机密。通知直属第一工程处和徐定远本人：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发现徐定远同志在其蹲点单位进行有害的非组织活动……”（惊住）

徐定远 念吧！

乔美娜 “兹决定该同志停止向工程处报到，由局党委重新分配工作。”

〔徐定远震惊地接过通知，怒形于色。

顾世权 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就打算你真的有过硬的后台吧，可以通过垂直关系传过来嘛。我这儿绝不允许有人搞地下活动，兴风作浪！

陈英立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蔡金祥　（其势汹汹）人若犯我……

顾世权　（伪作宽容）得啦，就算住了几天免费的旅馆吧。招待得不好，（端起杯子）我表示热烈欢送！

徐定远　好一个逐客令！（冷冷地）这份文件，立此存照吧。小乔，去把雨衣给我拿来。

乔美娜　（进退维谷，惶惶然）不……不……老徐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不要走……（把徐定远推到一边）

〔徐定远十分焦急而愤怒地仰望窗外的雷雨闪电。

蔡金祥　（旁若无人）来，老顾，咱们喝咱们的，别管他了！

陈英立　（悠然看看手表）时间到了，把电视开开，现在有好节目！老徐，老徐，过来一块看看吧。

〔蔡金祥过去开电视机。屏幕上出现新闻片片断。

乔美娜的录音：“……从国外引进的TS挖掘机，正在本市穿越冷水河的隧道工程中使用……”

蔡金祥　好，好，周慧珍的镜头没有了。删掉了……哈哈……我们的黄金时刻！

〔徐定远突然关上电视，背靠屏幕怒目直视。

蔡金祥　你要干什么？

徐定远　（凛然）顾家大院的先生们，在我离开这个灰色王国之前，请让我把你们认为的非组织活动向诸位汇报一下。据我了解，电视上播放的这台挖掘机，在七天以前已经完全瘫痪！你们欺骗国家欺骗人民已经达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机器坏了，你们谎报机器不适合这里的地质条件而改用人工开挖。你们心里很清楚，你们把这条隧道的结构抗震费拿去盖了一座所谓的立体工棚，实际上是一座六层高的、豪华的办公大楼，从而造成了这条隧道的致命隐患；改用人工开挖，就必然使工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还有，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们的阶级弟兄正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充当你们飞黄腾达的垫脚石。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提心吊胆，而你们却在这里频频举杯，为祝贺自己的青云直上，沉醉在一片欢乐之中。唐朝的伟大诗人杜甫写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名句它启发了我，让我看到这酒杯里装的不是金奖白兰地，也不是大庆式企业的光荣称号，而是工人的汗！工人的血！工人的眼泪！……

顾世权　你！——还有什么？

徐定远　还有。机器是怎样损坏的？微型轴承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至今不追查真正的犯罪者，竟践踏法律，包庇坏人，陷害周慧珍。这件事情，很可能要构成领导人的违法犯罪！

陈英立　你这是诬蔑！

蔡金祥　你这是吓唬人。

顾世权　（毫无所惧）还有吗？

徐定远　这还不够吗？

顾世权 哈哈，哈哈——扯淡！（勃然大怒）就你刚才列举的罪状里，还没有一条够给我戴上手铐，离党内警告的程度也还差得远哩！只要不是敌、特、叛，不往自己的腰包里多装一个驴粪蛋，且不说是一般的工作差错，就是全工程处二千九百万固定资产一把火烧光了、死它十个八个人，我也还有资格到别处去当厂长。我还是我，你拔不下我身上一根汗毛！我们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轮不到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反面教员来给我们上课！

徐定远 说得很深刻！今天晚上只有这段话说得最深刻！它既说明了顾家大院的内幕，也指出了整个社会目前还存在的大问题！二千九百万固定资产烧光了，死十个八个人没问题，你还可以当厂长！岂止是厂长，你还可以提升为局长、部长，甚至于……

顾世权 你……

徐定远 千百万为解放人民而牺牲流血的烈士们，他们何曾想到，就在他们倒下去的地方，他们的鲜血居然会养肥人民的老爷！（停顿）可怜哪，可怜你们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发生你们所不能理解的变化，在你们控制严密的灰色王国内部，已经出现了燃烧的火花。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正在揭穿你们的假面具！（看表）也许用不了一个小时，这把火就会首先烧到你们的身上！我徐定远不愿意看到你们最后低下头来，走上法庭的被告席去毁灭自己！

顾世权 （狂怒）你……你滚出去！

〔风雨交加。

徐定远 （决然）小乔，请带我去打个电话！

陈英立 （警觉）站住！（凶狠地转向徐定远）你想搞什么鬼？想利用她的秘书身分去给工地假传圣旨吗？

徐定远 （气得发抖）看样子你还想剥夺我打电话的自由！

陈英立 这个电话你打不出去！

蔡金祥 （张牙舞爪）想破坏我们的工业学大庆运动，痴心妄想！老实说吧，是哪个部门派你来的？是谁指使你在我们这儿进行特务活动？

〔陈英立与蔡金祥逼近徐定远。

乔美娜 （惊慌地上前阻挡）你们想干什么？这是我的家！我的家！

〔僵持。风雨大作，雷声隆隆。

徐定远 （呼唤）请看这是多么精彩、多么丑恶的表演！两千年前的封建主义幽灵，竟然在有三十年历史的人民共和国里如此横行！（欲下被阻）

乔美娜 老徐……（痛苦犹豫，突然从衣架取下雨衣，向门口跑去）

顾世权 （威慑地咆哮）站住！

〔乔美娜惊恐地怔住。外面汽车声，急促敲门声。乔美娜跑去开门，手臂受伤的曹慕宜披着雨衣，穿

长统胶靴，满身泥水上。

徐定远 （吓了一跳）慕宜，你……

曹慕宜 （不答，扫视桌上的酒菜，怒容满面）好呀，躲到这儿来了！喝吧，你们痛快地喝，喝够一百二十毫米吧！七号峒室的挡土墙倒塌了！

顾世权 啊！（大惊失色）

陈英立 （急问）峒室里头有人吗？

曹慕宜 没有人，有四十六把活着的铁锹！

〔众人震惊。顾世权忽然痛苦地按住胸口，跌坐在沙发上。

陈英立 （反诘）你……你怎么能随便离开现场呢？

曹慕宜 我来请示主任、书记怎样组织抢救。我请示过无数次了，我现在接着请示……跟我走吧，汽车在外头等着……

陈英立 （故作焦急，耍滑头）我……我是不懂技术的呀，再说这位心脏病人，我也要在这儿照顾一下吧。

曹慕宜 （提高声音）工程师跟我去吧，你不是担保有绝对的安全吗？你不是说天上的雷打不进地洞里去吗……

蔡金祥 我，我根本没有说，那是……

顾世权 （挣扎仰起，呻吟）曹大姐，既然你是总指挥，你就全权处理吧，我们信得过你……

曹慕宜 （惨然）要是死了人呢？谁来全权处理？谁信得过我？人工开挖是你们决定的，总指挥是你们任命的，当你们把工人强行指挥到死神那里去，当现场出现险情，我建议把工人撤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让我全权处理？你们谁信得过我！？现在四十六名工人被堵在地洞里，你们谁也不肯到现场去！（指自己）死亡事故应该由总指挥负全部责任，是吗？

陈英立 （怒不可遏）好一个如意算盘！周慧珍当了替死鬼，还想再找一个垫背的！（恶笑一声，恨恨地坐下）美娜，给我一双干净筷子，让我也享受享受，让我也尝尝大中华香烟是什么滋味。（点起一支烟）

〔传来汽车叫人的喇叭声。

顾世权 （被迫退让）老蔡……老蔡，你去一趟！

蔡金祥 我？（畏缩）我是外行，外行呀……

徐定远 （大为惊诧）慕宜……

陈英立 （急得团团转）曹大姐，情况紧急呀，你把吃的带走吧，烟也拿走。老蔡，跟曹大姐走！（动手把食物装进塑料袋里）

曹慕宜 （绝望地）我不走了，等死了人我再走。我现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你们在座的都可以作证，当总指挥正在请示书记、主任的时候……七号峒室水位上升，造成集体溺水死亡……

陈英立 （哀求）曹大姐，不要意气用事嘛……（移向徐定远）老徐，老徐同志，帮帮我们的忙吧……

乔美娜 （故意）陈书记，老徐……他停止报到了，他手里

没有上方宝剑……

顾世权 （气急败坏）乔美娜！

徐定远 （深沉地）慕宜，我们到工地去吧。救人要紧呀！

〔曹慕宜掩脸避开徐定远的目光，哭起来。汽车鸣笛。

徐定远 （扔掉曹慕宜手里的香烟，给她披上雨衣，拉她起来）我们失陪了。你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还会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留下给你们考虑的时间不多了，好自为之吧。

曹慕宜 （痛悔而愤恨地）顾家大院的长官们，你们坑害了我……我上当了，你们也必将自食其果！这场戏看你们怎么收场！

〔众人惊疑地目送徐定远搀着曹慕宜走向过道。

乔美娜 （从衣架上取下徐定远的雨衣追过去）你的雨衣……

徐定远 （意味深长地）姑娘，夜深了，不能再喝了，收拾残席吧。

〔徐定远与曹慕宜下。乔美娜呆在过道墙边发愣。

陈英立 （怒视蔡金祥）你还等什么！

蔡金祥 （要死狗）我……我头痛得厉害……

陈英立 你走！跟他们走！

〔蔡金祥慌忙拿起雨衣，捎上塑料食物袋，装上两盒香烟，急下。汽车声远去，雷雨交加。乔美娜神秘莫测地斜视陈英立一眼，心神恍惚地开始收拾桌子。

顾世权 （如梦初醒）他们……都走了……

陈英立 （陷入困境）徐定远到底是什么人呢？周慧珍真的是失踪了吗？机器到底是谁弄坏的呢？七号峒室会不会死人……老顾，你心里有底吗？（恐慌）这局面怎么收拾？明天检查团来了说什么？

顾世权 （苦着脸，勉强振作）别慌，千万别慌，沉住气……明天一早你先通知市委，检查团不要来了，咱们一起去找李局长。

陈英立 找李局长？这……这怎么跟他交待呀？

〔顾世权苦苦地思索。

陈英立 （恨恨地恶笑）我早就看出来了，邓大人是不喜欢我们的！老头子一死，修正主义上台，右派吃香，左派倒霉，土豆烧牛肉又时兴了。象徐定远这样的出土文物一放出来，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顾世权 （摆手制止）扯远了……咱们还是先想想眼前吧。你害怕什么？人工开挖是局长批准的，文件上有他的签字，七个副局长有五个画了圈呀！咱们跟李局长说：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由于遭受特大暴风雨的突然袭击……

陈英立 （恍然大悟）对，对。还有，由于工地总指挥处理不当，拒绝采取紧急措施，在关键时刻随意逃离现场，因而……

乔美娜 （大吃一惊，呆呆地）你说的是谁呀？是曹大姐

吗？

顾世权 （惊觉乔美娜的在场，阴狠地盯着她）不，不……小陈说的不对……他……他喝多了……

乔美娜 人们不是常说"酒后吐真言"吗？

顾世权 （逼视）丫头，你今天晚上有点不对劲吧？

陈英立 （灵机一动）老顾，你的心脏不舒服，上里头躺一会儿去。（让顾世权下去）

〔乔美娜惶惑而愁苦地徘徊，端起茶盘，突然长叹一声，把几个杯子里的剩酒通通喝光。

陈英立 （阴森森地靠过去）刚才我跟老顾说的话，你可不能说出去。

乔美娜 （神情异样）看吧，杯底的苦酒我都喝光了，我的心不会再变的。

陈英立 （忧喜交集）美娜，你要相信，这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会过去，我们上头有人，再大的浪也翻不了船！亲爱的，你是了解我的……给我一点温暖，给我一点麻醉，给我一点精神的支持……（走近乔美娜，随手拉灭电灯）

乔美娜 （后退一步，把灯拉亮，冷笑）光有我麻醉不了你吧？还得加上我的嫁妆，我的房子！你看，老头、老太太一挺全撇下，连地上的尘土全是我的，全是姑爷的！荷兰的彩色电视、日本的立体声、摩托车、电冰箱，还不用说箱子里的衣物、银行里的存款……（大笑）

陈英立 （惊疑）美娜，你在说些什么呀？（上前一步）

乔美娜 （又退一步）你想要这份嫁妆吗？你一定是想要的，我从你那火一般热情的眼睛里看出来你是想要的……

陈英立 （慌乱）你是在说胡话吧！

乔美娜 金钱、女人、美酒、权力、名誉、地位，你都是想要的。只要能得到这些东西，今天你是共产党，明天你也许会加入希特勒的党。在你那粉红色的长袍里，一颗阴险的心跳动得多么繁忙！你永远不想要的东西只有一种，那就是廉耻！

陈英立 （悚然变色）乔美娜，你，你疯了？！

乔美娜 （厉声）弄虚作假的文章我作够了！把入党申请书还给我，还给我！我不入你们顾家大院的党，我也不配做真正的党员！还给我，给我！

陈英立 （凶恶地）你这个恶毒的女间谍，哪棵树大你缠那棵，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出卖你的灵魂！

乔美娜 （疯狂地喊）伪君子、市侩、诈骗犯！你拿我当赌博的筹码！你害得我里外不是人，我轻饶不了你！

〔陈英立红着眼扑过去。乔美娜闪到桌子的另一端，跳到大茶几上，举起茶盘当武器自卫。

〔顾世权扶着墙出现在右侧，惊视这奇怪的场面。

乔美娜 （发现顾世权）顾家大院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我们家是干净的地方，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你们给我走，现在就走！

顾世权　姑娘……你……

〔急促的敲门声。顾世成狼狈地跑进来。大雨倾盆的声音。

顾世成　（着急）哎呀，大哥，陈书记，我好找你们呀！

陈英立　（吃惊）怎么回事？

顾世成　周慧珍不知怎么的她又钻出来了！

顾世权　（吓得一怔）周慧珍？你看见她了？

顾世成　她带了公安局和检察院的人，还有局里的保卫干部，把小屋给看住了。杨少达也在那儿！

〔乔美娜高坐在茶几上作壁上观。

顾世权　哪间小屋？

顾世成　就是姓徐的住的那间。他们拿着搜查证，正在找你们两个亲临现场去签字。

陈英立　你说实话，那个小屋里有什么毛病？

顾世成　那个防空洞里……存了点东西。

陈英立　存点东西？有账没有？

顾世成　没有……没有账……

顾世权　（气急败坏）你好大的胆子……你你你！（使劲打顾世成一个耳光）

顾世成　哎，大哥，那都是你七小姨蔡金美要的东西！

顾世权　什么！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顾世成　哎哎，大嫂知道，她不让我告诉你！

顾世权　（叫苦不迭）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顾世成　（哀求）陈书记，救救我吧，救救我！咱们可都是

老乡，咱们可是喝一口井里的水长大的，咱们可是一个观点的派呀。你千万得想想招儿，就说是临时仓库，备战防空的仓库……领导上说句硬话，组织上开个硬证明，能趟过去。七四年不是有先例嘛……

〔乔美娜幸灾乐祸地在一边暗笑。

陈英立　没那么容易，去你的吧！（恼恨地冲到顾世权面前）顾家大院掌柜的老王八旦！你他妈的那些七姑八大姨、狐群狗党、老舅小叔子全是一窝畜生！你说怎么办，你说！

顾世成　（劝陈英立）陈书记，你千万别生气呀，想办法要紧呀！

陈英立　我不管，你们可把我害苦了！

顾世成　（转向乔美娜）我的秘书姑奶奶，你给作作劲，开个硬证明，盖上公章就行……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陈英立　啊！你……你求她……（突然顿住）

乔美娜　（狡黠地微笑，从桌上下来）求我又怎么样？离了我谁也办不了事！顾师傅，我给你开证明，不过你得把实话告诉我，微型轴承在哪儿？

顾世成　（支吾）轴承……我没有拿。周慧珍领走了……

乔美娜　（连安抚带诈唬）你瞧，都是一个大院里的自己人，谁还能蒙得过谁去呀？老二叔，你说出来我好琢磨怎么给你写证明嘛。我这笔头一动，再大的事也能化没了。说吧！

顾世成 （鬼头鬼脑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扁盒子）大哥，这玩艺儿我没敢扔了，你看怎么办……

〔乔美娜一把将轴承抢了过去。

顾世权
陈英立 （震惊）轴承！（清醒过来，同时扑向乔美娜）

陈英立 （狠狠地）拿来！

顾世权 （伸手乞讨）姑娘，给我吧……我好给公安局报案呀……

乔美娜 （将纸包藏到背后）给你们？给你们拿去冒功请赏？拿去开脱罪犯？门儿也没有！

顾世成 （后悔自己的失算，冲向前去）你这个臭下三烂，你骗人，你好狠毒！

乔美娜 （怒喊）滚！滚出去！

〔顾世成凶恶地挥起拳头。汽车声响。杨少达急上。

乔美娜 （举起纸包呼救）杨子！轴承！

杨少达 （大惊）轴承！（跑去反身护住乔美娜）

〔乔美娜瘫软地伏在杨少达身上。

杨少达 （向顾世成发出警告）你老实点！外面是公安局的汽车！

〔众人回视。周慧珍出现在门口。

众　人 （惊呼）啊——周……

周慧珍 （悲愤地）不认识我吗？你们……你们害得我好苦！顾主任，你说，是谁弄坏的机器？是谁偷走了轴承？（步步进逼）是谁？

杨少达 告诉你们吧，蔡金祥被拘留了，就在外面的汽车上！

〔顾世权等怔住。

周慧珍 顾掌柜的，蔡金祥是你的小舅子，顾老二是你的亲弟弟……

顾世权 （老羞成怒，壮起胆子）周慧珍，别想得寸进尺，这点事你顾大爷扛得住！这个天恐怕你翻不过来！（转向陈英立，指顾世成）把他……送走！

顾世成 大哥……

杨少达 败类！别以为事情已经完了，四一八工地还有你们更大的罪证！

顾世权 （狞笑）你告我去吧，告不下来你兜着！

杨少达 （义正严词）我就是要告你，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告你！工程处的全体职工要告你，全国人民要告你！告你这个土皇帝，告你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进了灰色王国，你恐慌了，你正在节节败退！让我们拭目以待，且看你们这些人民的老爷怎样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哑场，灯暗，一线曙光透进窗帷。

——幕徐落·剧终

责任编辑：蒋牧丛
封面设计：杨守年

灰色王国的黎明　　中杰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125插页2字数61千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书号：10118·492　定价：0.29 元